



情系
延安

“老弟兄”宝塔山下话久远

刘和明

信天游在陕北民歌中以传统诗歌创作常用的“比”“兴”表现手法见长,用以传情、叙事、言志。上世纪60年代末,26800多名北京知青告别父母到陕北延安插队落户,与延安父老乡亲结下了“犹如一家人”的深厚亲情,自然也与当地老乡传统的生活习惯融为了一体,更出现了一些“说陕北地方言地道”“研究地方民俗文化”的学人。情发由衷,当地老乡都亲切地称他们为“北京娃”。这不,“北京娃”又回“第二故乡”延安来了!

银闪闪的飞机白云里飞,
当年的“北京娃”又把延安回。

嘉岭山绿来延河水清,
一看见“宝塔”就心难平。

翠郁的山体车道新,
延安的新区让人很“吃惊”。

展堂堂的广场一片片绿,
在过去是想也不敢想的“开闢地”。

“山丹丹开花背洼洼红哟,
今个儿又算是回来了……”

扑嚓嚓脚步一声声,
身背后走来了一个人。

银丝丝头发方脸颊,
厚厚的嘴唇露白牙。

“荞麦花落吊锤锤,
你是不是在我们这这儿插过队?”

高天上响雷传千里,
这位老乡说话挺和气。

水地里的萝卜旱地里的瓜,
他“问这问那”全是“害啥害不哈
(知道不知道)”。

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
延安人说话做事真坦然……

“白翎子雀雀白翎子蛋,
你这么多年不是头一回回延安?”

白丝绸半衫翻领领,
我满心欢欣回了声。

“树叶叶落在树根底,
我时常想着咱延安的山和水”;

“山沟沟下雨满沟的泥,
难忘干妈送我鸡蛋又送米”;

“阴雨天刮风冷森森,
难忘干大(爹)送柴烧炕暖寒身”;

“高天上流云山雀雀飞,
难忘村口乡亲们那离别的泪”;

“山丹丹花开山洼洼口,
一草一木都不想让我们走”;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大半夜醒来泪涟涟”……

“山坡坡上的管草根连着根,
即使海外工作也想咱延安的人”;

“白翎子过河沉不了底,
我多次筹措资金投进咱乡村里”;

“坡洼洼上下雨留不住水,
工作上班就没停住个腿”;

“葡萄架茂密荫凉凉多,
一退休就结伴回村来看大家伙”;

“稻黍出穗指天高,
常常牵挂想把咱延安建设好”;

“宝塔山雄伟古城墙美,
年过七旬还想延安的青山和绿水”;

“勃鸪鸪喝的是消冰水,
聊了半天还不知您是哪一位?”

太阳落山麻雀雀飞,
他长叹一声“北京娃啊好兄弟”!

抖了抖衫子盘了盘腿,
顶对着膝盖盖拉他个美。

“我叫雄英本姓杨,
七十七岁还看管大棚育苗忙”;

“一把茶壶系系高,
我儿子‘成娃’名‘杨超’”……

向阳花开直指天,
我顿时惊得瞪大了眼。

马里头挑马不一般高,
他的儿子原来是“杨超”。

山里的石头石缝缝的水,
他儿子就在我们科技部里成大器。

洋芋开花儿土里埋,
多少年我只知道“杨超是从延安来”。

美国的洋房日本的车,
国外的高薪留他也白费辙。

白葫芦开花上高架,
“杨超”在部里就名声大。

豌豆开花儿结花头,
“杨超”是咱国家科研上的“一枝秀”。

沟里有水大河里满,
一项建议就节约了国家几千万。

东山里核桃西山里枣,
我夸了他“成娃”不知有多少。

天上的星星满天散,
我俩的话儿就拉不完。

“大红公鸡墙头上过,
你们‘北京娃’的孩子一定出息多”……

低了脖子拍大腿,
他一句话问得我皱起一道道眉。

“门楼高来硷畔低,
我的孩子就没法儿跟你提”;

“马走大路羊过崖,
我的孩子就没你杨超那个‘才’”;

“羊肉饺子浇鸡汤,
我专门请你杨超把‘家’当”;

“一碗碗茶水一张张纸,
你杨超为我带出了个好孩子”;

“高粱地里带红豆,
我的孩子总算走在人前头”……

老麻子开花儿五条根,
他怎想起那些年的苦和恨。

“前山的洋芋后山的葱,
恨我四十年支书二十九年‘穷’”;

“太阳落在黑云掌,
挣命干活也还是个‘穷恹恹’”;

“半碗黑豆半碗米,
那些年不知喝了多少黄连水”……

风吹树梢雨哗哗,
他赶紧就把我往他家拉。

树荫荫密来宽展展的院,
花灯灯底下更觉小米酒甜。

酒盅子响来筷子声脆,
这分明是一对又见面的“亲兄弟”。

点起一根香烟泡起一壶茶,
他高兴得不知道要说一些啥。

天高地宽芦花公鸡叫,
他再三谢我领教“成娃”上大道。

“芝麻开花儿直到梢,
孩子培养全在自己努力自辛劳”;

“阳洼洼上圪针背洼洼上艾,
‘现代化’建设需要成娃这一代”;

“月亮落了太阳又出,
咱还要鼓励孩子多作贡献多吃苦”;

“糜谷熟穗弯上弯,
国家富强责任大如天”;

“天上的卫星潜海的船,
‘国家现代化’得靠新一代来承担”;

“扳起指头细盘算,
2035年也没有多远”;

“山公路远九九九道弯,
咱们也是铺设大道的砖”;

“青天蓝天红彤彤的天,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一定会实现”……

带滤嘴的香烟盒空空,
他一下想起事一宗。

“上年岁的人心‘朝下疼’,
猛打猛想起上大学的小孙孙”;

“山里的灵芝长得好,
托你给我孙子把这话说”……

石窑洞里说话回声高,
窑里窑外顿时传出一阵子笑。

抖抖衣衫对拍了一下手,
喝了口浓茶又开了口。

“青草草开花儿一般般高,
你孙子这一代就算赶了个巧”;

“绿树树林喜鹊子叫,
这一代人里怎能把你的孙子少?”

“哥脸发热心不宁,
我老大人说话笑死人”;

我老大人说话笑死人”;

“夜灯灯明来照四周,
老汉我直来直去害了羞”;

“人有老小钟表在走,
人老不学也要落人后”;

“卫星的轨道高速的路,
如今改革开放又在迈大步”;

“东山日出西山山亮,
咱延安人生活早已进小康”;

“平展展的大路望不到个头,
人心想的是‘共同富裕生态健康的路’。”

月亮偏西星星稠,
时间不早我得起身走……

窗棂子花哨土窑洞凉,
他忙搅一把红枣塞在我手上。

“吃羊蹄子要香得蘸蒜蒜,
想了干大(爹)干妈你就回延安”;

“山梁梁上看天云飞扬,
毛主席也说‘延安是个好地方’”;

“山沟沟绿来扎大棚,
你们梁家河的插友也曾孕育‘中国梦’”;

“杨家岭的灯来枣园的火,
你们五十多年的亲情就没断过”;

“长安街长来金水桥宽,
记着带上你的家眷回延安”;

“高天青天蓝格盈盈的天,
延安父老还想和你北京娃们多见见面”;

“东川道宽来延河水满,
咱们还在宝塔山下对酒当歌话天年”……

黄河畔的红枣大又甜,
我立马来了精神信心添;

“高天的流云可见千里蓝,
老哥康寿一定人丁兴旺家美满”;

“山顶上的磐石连着天,
咱们一起争取‘富民强国’早实现”!



时光

童年的夏天

张亚明

“世外桃源”。

记忆中,刚进入夏至,黎明的曙光便早早地洒满了坡洼田埂,勤劳的人们就忙碌在田间地头,用心血与汗水呵护着庄稼,在喜悦中等待着一年的收获。我们这些小孩子则揉着惺忪的睡眼,背着小书包,快乐地校园跑去。

村前有一条河,名叫洛河。夏季来临时,洛河水碧绿清澈,浅水处,水底的石头依稀可见,它安静地流淌着。洛河边上长大的孩子们从不惧怕河水,经常跟着大人们到河边洗衣服,只为光着脚丫在洛河里尽情戏水。夏季,洛河发洪水的时候,浑浊汹涌的洪水就会冲下来很多枯枝树干。水稍小的时候,勤劳的村民们就在浑浊的洛河水里打捞着漂浮的枯枝树干和被洪水呛晕的鱼儿,有时也能捞上来几斤重的大鲤鱼和野生的老鳖。小孩子们也跟着大人在浅水区打捞小鱼小虾,偶尔还能抓住一两只小鳖。

贫穷年代,村民们没有煤炭,做饭的柴主要依靠夏季河里发洪水冲下来的枯枝树干。乡亲们普遍都是靠发大水时打捞的枯枝树干生火做饭。季节依着时序不断更迭,在山丹丹花开满遍野的时候,故乡的夏

天闻着淡淡的花香正儿八经地走来了。蓝天挥动着鞭儿放牧着朵朵白云,大地一片翠绿。我们要么躲在果树下盯着一个个未成熟的果子,脑子里盘算着啥时候能吃到可口的果子。要么一大群孩子结伴去山上摘些还未成熟的野杏、野桃来满足自己的味蕾。尽管有点酸涩,我们却吃得津津有味。

当季节再次揭开了三伏天的面纱时,村里就更热闹了。绿意笼罩着山坡田野,骄阳炙烤着大地。村中央的大槐树下就成了人们聚集纳凉的好去处。妇女们不停地做着针线活,一群男人则聚在一起抽烟闲聊,话语里充满了柴米油盐的生活味道。树上的小鸟也在叫个不停,知了也耐不住酷热天的憋闷,放开嗓子大声鸣叫着,形成了一首美妙的协奏曲。

调皮的疯孩子们要么在草丛里捉蚂蚱,要么偷偷爬上大核桃树偷吃还未成熟的青皮核桃。嘴唇和手指被核桃的青汁染成褐色,孩童的天真烂漫在这一刻释放得淋漓尽致。

我的故乡一年四季风景如画。我深深眷恋着这里的山水画卷和乡土人情。虽然我离开故乡三十多年了,但它已经成为我生命中最牵挂的地方,也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段记忆。

赤足天使

王蓓蕾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我渐渐开始讨厌起了去鞋店买鞋。不到万不得已,我是绝对不会主动去逛鞋店的,即使要去买鞋,也宁愿自己一个人去买。

原因很简单,我那不争气的脚,34、35码的鞋,往往穿到脚上仍是很大,试了一双又一双,可是没有一双合脚的。陪我买鞋的人即使耐性再好,在这种情况下也都烦躁了,老妈就是其中之一。所以还是我一个人头疼就好,买鞋尽量不麻烦别人。每次买鞋,我都会安慰自己,只要能绑紧鞋带,鞋子不掉、不磨脚且穿着还算舒服就行了,应该知足了。小脚的苦闷和烦恼,还不知要继续困扰我多少年?

当然,鞋子带给我的,也不全是苦恼。小时候,我也曾为了各式各样的鞋子而欢快地得意过。小时候多穿布鞋,每到秋季开学,奶奶总会提前做好一双小巧精致的布鞋给我。开学的前一天晚上,我先兴高采烈地在灯下试穿一番。新布鞋一般都比较紧,很难穿进去。我就充分发挥不怕疼的精神,拼命将脚往进塞,必要的话还得将脚尖在墙上磕几下,最后终于穿上了。即使刚穿上的鞋子夹脚,鞋底很硬,第二天还是屁颠屁颠地穿到学校炫耀。一双新鞋子,在那个爱臭美的年纪,对于一个天真的小姑娘来说,是多么值得骄傲的资本啊!当然,这些资本都是由我最爱

的奶奶提供的。奶奶当过裁缝,她的巧手不知道为我的童年增添了多少色彩。

小时候穿的不只有布鞋,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家庭经济条件的日渐好转,小小的我也拥有了人生的第一双皮鞋。记得那是为了过年买的。年前,妈妈带我去集市上转悠,我一眼就看中了一双红色小皮鞋,它散发着皮革特有的味道,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无比骄傲地静候主人的到来,很轻易就俘获了我的心。经过我的再三坚持,妈妈和摊主讨价还价,最终还是买下了那双皮鞋。因为新鞋子要等到过年才能穿。自那天以后,我就经常偷偷打开鞋盒子去看新鞋,摸一下它。直到除夕,得到妈妈的允许后,我便以最快的速度穿上新鞋子,飞奔到巷子里去玩,蹦蹦跳跳地向邻居炫耀自己的新鞋子。那种简单的快乐,是我长大后很少再有的。一件小小物品所带来的满足感,也将永远在我的童年闪光!

后来,穿过现在看起来很廉价,但是当时很流行的塑料凉鞋;穿过大爷爷从西安带回家送我的红色绒布棉鞋;又穿过那双陪伴我整个初中生活,后来都舍不得扔掉的绿色网鞋……穿过了那么多双鞋子,终于在2011年的夏天,我有了人生的第一双高跟鞋。它虽然不是漂亮的细跟,价格也不算昂贵,但那是我最喜爱的棉麻的感觉。它的颜色低调

却也不失雅致,所以我极其喜欢。我穿着它的时候,总觉得自己长大了很多,再也不是那个偷偷穿妈妈高跟鞋的小丫头了。现在回想起来,每一双鞋子里面都满是记忆。

虽然说了那么多关于鞋子的小事,可归根结底,我还是不喜欢穿鞋子的。除了脚太小这个因素之外,还有就是不喜欢鞋子对脚的束缚。小时候随小伙伴去田里玩,就常常光着脚丫提着鞋子,在路边的野草上漫无目的地走,走累了,便不管不顾地坐在草上或者干脆躺下去,抬头看天,然后在不知不觉中就睡着了,被爷爷放在牛车上的草垛里拉回家,睡梦里满是青草的香味……

最近天气炎热,在网上看到不少人晒出戏水的照片。我想起自己有次和朋友们去黄河滩玩,光脚踩在夏天温热、软软的沙土里,却一点也不觉得脏,只有与自然亲密接触的快感。碰到河水再将脚洗干净,用脚踢起水花吓唬同伴,大家尖叫吵闹追逐欢笑,赤脚的快乐便也产生……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想到这个画面就觉得美好,即使自己也许没有胆量这么做,却依旧羡慕那些光着脚丫的人们。愿你我依旧可以偶尔做一个赤足天使,拥有那份简单的快乐!

